



古今事文類聚

別集
十八之十九

~~99~~
~~63~~

逍遙文庫
文庫 6
28
63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八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梓

性行部

勇敢

勇力

屋書要語仁者必有勇語十四見義不為無勇也語一勇者不
 懼十四畫客氣也注言非勇定八撫劍疾視曰彼烏敢當我哉
 此匹夫之勇敢一人者也孟子賈余餘勇左見小敵怯見大敵
 勇光武紀勇力拔距謂兩人以手相案能拔引之也超踰躍也
 投石舉石以投擲也吳都賦注力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

尤憾其弱列子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列子力扛鼎手搏熊羆猛獸庚太子傳批熊碎掌拉虎摧班七啓攫矣執猛破堅擢剛張平子南都賦力盪海而拔山文選握鈎伸鐵撫梁易柱鹿山隱書

詩句有能揭之行可謂仁者勇歐公老喪丈夫勇韓鄭子喜談兵魁然萬人敵荆公

古今事實

古之勇者

卞莊子之勇語十四孟賁之勇勇士許少施巧古捷人秦成力折古壯士也見西都賦

四十不動心

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公孫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

一挫若撻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撻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

養勇無懼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夫三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千萬人吾往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

不縮雖禍寬博吾不憚焉自及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如尊乃勇

漢王尊為東平相時王以至親不奉法度尊謁見王大傳王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用尊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色變意欲格殺尊即好謂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侍郎曰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大為尊屈

奏效鑿骨

高開道有矢鏃在頰名醫出之乃鑿骨置揆其間骨裂寸餘竟

出其鏃開道奏效進膳不輟

唐高紀

石敢當

五代漢高祖劉知遠為晉高祖押衙潞王從珂反唐愍帝出奔晉祖自鎮州朝京師遇愍帝于衛州知遠遣勇士石敢袖鐵椎侍晉祖虞變晉祖與愍帝議事帝左右欲兵之知遠擁晉祖入室石敢格闖死知遠以兵盡殺愍帝左右留帝傳舍而去

射日斷蛇以下係勇力

堯時羿射十日繳大風殺窳窳斬九嬰射河伯斷修蛇禽封禪淮南子注

手裂虎兕

惡來有力手裂虎兕

秦紀

夸娥負山

夸娥氏有神力，二子負二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

二桃殺三勇士

齊景公畜勇士，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乳虎，聞晏子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見公，請去之。公乃使人餽之，二桃。令三子計功而食。公孫接曰：「接一搏，特狝，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毋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杖兵却三軍，若開疆之功，可以食桃，而毋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君濟於河，鼉御左驂，以入砥柱之流，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鼉而殺之。左操馬尾，右挈鼉頭，雀躍而上。人皆曰：『河伯也。』冶子視之，則太鼉之首也。若冶之功，可以

食桃而毋與人同矣。三子耻功不逮，而自殺。古冶子亦自殺。晏子春秋

螳臂能勇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御者曰：「虫知進，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勇力矣。」於是回車而避之。由是勇士歸。韓詩外傳

投石拔距

漢甘延壽為羽林，投石拔距，絕於倫。嘗超踰羽林亭樓，投石以石投入也。拔距者，人連坐，相把據地以為堅，能拔取之也。

折鬪牛角 見牛門
空手搏熊

廣陵王育有勇力嘗於文帝太子思賢苑別園學格能後遂能
空手搏之莫不絕脰西京雜記

負薪絕力

武行德太原榆次人身長八尺餘絕有膂力以負薪自給里人
號為一谷柴晉祖因出獵行德方入城驚新見其魁岸所負之
薪令左右數人不能舉壯其力留帳下後至節帥談苑

三十將兵

唐李英公勳嘗言我年十二三時為無賴賊逢人即殺十四五
時為難當賊有所不愜者殺之十七八時為好賊上陣殺入三
十領天下大將用兵以救人死也

古今不集

雜著

倡勇敢

蘇子瞻

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不變者有見虺
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
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
心翻然其色勃然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
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不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
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
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
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

原力 以下係勇力

劉禹錫

劉子于邁舟次泗濱維維近之于傳傳吏適傳呼曰乘駟者方
 來誰何之則曰力人也雅以力聞於吳楚間中貴人器之謂且
 為瓜士獻言于上有旨趣于京師頃其至則乞焉五輩咸頌其
 體毅其容動睛睥如曳趾岌如顧瞻遲回飲啜有聲泗濱守臣
 由將授也詎而勞之饗以太牢飲以百壺酒酣氣振求試自矜
 傍如無火中若有馮有邊舟如沿者扶鼎如飛者綯鍵如麻者
 開兩弧而跡不積者履巨石而齋如流者異哉果以力駭世而
 聞于上也異日話於儒家者流有客怩然自奮曰斯誠力矣上
 之不過夸胡人而戲角抵次之不過倅期門而振袖服我之力
 異然以道用之可以格三苗而賓左社以威用之可以繫六虜
 而斷右臂由是而言彼力也長雄於匹夫然由驛其駢餘其食

我力也無敵於天下亦當滿其輪鶴其書矣予詰之曰彼之力
 起於形者也子之力用於心者也形近而易見心遠而難明理
 乎而言則子之力大矣時平而言則彼之力大矣且夫小大迭
 用焉常哉彼固有小矣子固有大矣子不能齊也客於邑垂涕
 洟劉子解之曰屠羊於肆適味於衆口也攻玉於山俟知於獨
 見也貪日得鼓則刀利要歲計而韞積多客聞之破涕曰吾方
 俟多於歲計也歲歟歲歟其我與歟

等子本昂子

程泰之

今衛士扈駕清道者其著籍名為等子誤矣東方朔傳夏育為
 鼎官顏繼注夏育衛人力舉千鈞鼎今殿前舉鼎者也然則今
 之衛士以力選而誰何犯蹕者當為昂子不應為等子也若謂

等為差等之等而取其軀幹中尺寸則凡今軍人不以長短率中等乃得刺補何以獨此曹各等事也演繁露

精敏

聰察 遲鈍 疑惑 遺忘 錯誤

屋書要語

文理密察中庸 聰察明察秋毫 面子荀察繳繞 傳

察見淵魚者不祥列子 吹毛求疵中山靖王傳 遲鈍臆臆無及

莊六 疑惑中心疑者其辭枝易係 遇用之吉羣疑亡也 易汝則

有大疑謀及卿士洪範 蓄疑敗謀周官 河冰合須狐聽而行征

記狐之為獸其性多疑每渡冰河且聽且渡故言疑者稱狐疑

漢文紀注 羣疑蒲腹衆難填 諸葛亮傳 積滯群疑渙然冰釋

北史儒林傳 遺忘 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魏文紀注

詩句 穴觀騁精察孟 離婁豈不明子野豈不聰孟 遲鈍臨事迂

同種種遲后山 疑惑 撥蜂滅天性拾塵貳孔顏陸士衡 遺忘尋

前顧後失得一念十忘 杜 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錯誤 仰面

貪看鳥回頭錯應人杜 不知幾州鐵鑄此下大錯 坡

古今事實

事用繩墨

諸葛武侯所至營壘井竈園囿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如始至

履展得任

鄒超曰吾嘗與謝玄共在桓公府備見其才雖履展間亦得其任 竹頭木屑

陶侃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
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前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所
貯竹頭作一裝船其縮理微密皆此類

屬辭敏贍

梁宋昇為散騎常侍掌機密其軍旅謀謨方鎮改換朝儀國典
詔誥勅書並典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議詳斷填委於
前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間諸事便了

目覽且聽

宋劉穆之內揔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目覽詞訟
手答箴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交受

五事隨舉

隋劉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
事同舉無所遺失

霹靂手

唐裴琰永徽中為同州司戶參軍命書吏數人連紙須臾剖斷
立畢時謂之霹靂手

啓其告訐

趙廣漢為潁州太守教吏為鉅筒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託以豪
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家家結為仇怨吏民相告許廣漢得以
為耳目

知守令事

北齊邢邵字子才為西兗州刺史守令長短無不知之定陶縣

去州五十里縣令妻日暮取人斗酒東脯邵逼夜攝令未明而去責其取受舉州不知所以

遣入察事

李輔國置察事數十人潛令於入間聽察細事即行推按唐陳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詞事謂之尋事

佩弦自急

見佩門以下係遲緩

見事遲

范曄與秦謁者王稽入秦逢丞相穰侯行縣曄曰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我且匿車中穰侯至勞稽因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俱來乎稽曰不敢即別去曄曰穰侯智士而見事遲鄉疑車中有入忘索之曄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

車中無客乃已

識性遲速

見解字門

遲頓

翟方進傳號遲頓不及事

疑竊缺

人有亡鈇意其鄰之子視其行竊缺也言語竊缺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缺也俄而得其鈇他日復見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缺列子

海鷗不下

見鷗門

曾參殺人

三人言虎

一國三公

晉獻公使士雋築蒲屈未就公子夷吾以告公怒士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史記

孟賁狐疑

漢蒯通說韓信曰隨斯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計誠知之而決不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踟躕不如駑馬之安走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雖有舜禹之智嘿而不言不如瘖子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

明珠闇投

鄒陽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眦

盆中蛇影

見飲酒門

病忘

以十一係遺忘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音望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曾有儒生能治之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注引華子之忘同於自然以明無心之極列子

善忘

元帝為太子體不安忿忿善忘不樂詔使王褒等娛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疾復乃歸漢書

壯而迷忘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慧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與視白

事類彙編別集 卷之十一
以為黑髮者以為臭覺耳以為苦行非以為是

小忘大忘

魯哀公問孔子曰魯有太忘徙宅而忘其妻有諸孔子曰此忘之小者也昔商紂有臣曰王子須務為諂事其君樂須更而忘終身之憂家語

誤對忘諱

石勒治門門至峻有醉胡乘馬徑入府門勒問門吏馮翊問走馬入門為是何人翊惶遽誤對忘諱曰有醉胡乘馬馳來即已訶問胡人難與語非小吏所制勒笑曰胡正自難可與言

卿自難記

許敬宗性輕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乃曰卿自難記若遇曹

劉沈謝暗中摸索着亦可識國史纂異

忘其前語

漢師丹會有上書言古者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故貧宜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

忘記還家

北齊劉臻位儀同性惚恍耽經覃思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為太子學士臻住城南訥住城西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從者謂臻欲還家於是引之而去既叩門至尚未悟謂至訥家乃大呼曰劉儀同可出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邪子曰此是太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悟叱從者曰汝大

無意吾欲造劉訥耳

忘記易帽

客有造胡文恭宿者具公服韓版而忘記不易帽胡公與之對語盡禮而退終未嘗色動呂氏家塾記

狀忘書名

韓魏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從容以授之別錄

誤書舉燭

見書問門以下係錯誤

唱名誤字

東漢王愔典選令史唱名誤以盧士深為士琛深自呼其名愔曰盧郎朗潤所以加玉

書馬恐誤

石建為郎中令奏事下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畏雖狗皆如是

誤筆為蠅

見書問門

誤達空函

見書問門

聚鐵鑄錯

羅紹威帥魏博以牙軍驕恣盡殺之由此勢弱為梁祖所制乃曰聚六州四十三縣鐵鑄一箇錯不成也

古今文集

闕

儉約

奢侈

君書曼語儉德之恭禮君子以儉德避難不日卦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卦儉不中禮詩唐風禮與其奢也寧儉語儉則固昭其儉也昭三寶二曰儉老子奢侈奢則不遜語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左

詩句腸肚謂黎莧韓衣故有懸鶉杜奢侈肯隨胡質嬌方惡馬融奢柳自古幽并重豪俠只應行樂費黃金歐

古今事實

怒拔園菜

昔公儀子見織帛怒而出其妻於舍而茹菜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前輩仲奇傳

公孫布被見被門

一錢不貸

王符傳寧見朽貴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朽食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然望於家細人謗譏於道

燭下散籌

司徒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卑衣後更責之償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等計家貲

賣李鑽核見李門

食有三九

庾杲之清貧食惟有韭菹瀹韭生韭雜菜任昉戲之曰誰謂庾即貧食常有二十七言三九也齊書

一食二九

魏季崇家富而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菹李元祐曰季令公一食十八種謂一韭十八世說

自繫衆鑰

吏部侍郎張允家貲以萬計而性吝雖妻亦不之委常自繫衆鑰於衣下行如環珮周太祖紀

數米秤炭

常莊性慳數米而炊秤炭而爨唐
爛柴去毛 見燕會門

舊青幃

萊公初為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大夫人不幸

時家貧木一練作衣襪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惟務施與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樂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斬之笑答曰彼詐我誠雖敝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敝復棄也斬者愧之

無地起樓臺

處士魏野贈寇萊公詩曰有官居島嶼無地起樓臺見投贈門及上即位比使至賜宴兩府預坐比使歷視坐中問譯者云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坐中無答丁謂使譯者謂曰朝廷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南夏非久即還政要

一麪一飯

杜正獻公衍食於家惟一麪一飯或美其儉曰其本一措大名位壽福冠冕服用皆國家所有一旦去身復爲措大何以自奉食不過味

東坡在黃州嘗書云自今日已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日安分以養福一日寬胃以養氣三日省費以養財侯鯖錄

費與事稱

范文正公仲淹嘗自言曰吾每夜就寢爲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書所爲之事若相稱則鼾睡熟寐無復愧恥苟或不然終夜不能安枕

貴亦尚儉

張文節公爲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令公受俸若此雖自奉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衣錦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爲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矣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聞見錄

既貴而儉

王沂公與孫冲同榜冲于京一日往辭沂公相留云喫飯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食安排饜頭饜頭時爲盛饌也食後合中送數軸簡紙開看皆是他人書簡後截下紙韓莊敏遺事

貴不忘貧

范文正公既貴常以率家人且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其旨未嘗充也今而得享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以蚤世吾之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遺事

漿酒藿肉

以下係奢侈

鮑宣疏曰陛下多賜董賢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田視酒如漿視肉如豆藿

金為彈丸

韓嫣好彈以金為丸一日所失者十餘長安為之語苦饑寒逐彈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所落便拾取焉西京雜記

人乳飲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瑠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襦以手擎食蒸純肥美異於常味帝性而問答曰以人乳飲純帝甚不平

兒口承唾

符堅從兒朗初過江常與朝士燕時賢並用唾壺朗欲護之使小兒跪而開口唾而舍出裴景人晉書

蠟新錦帳

石崇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府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綉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稻粳金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

步障五十里以蔽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武帝嘗以珊瑚樹賜愷高二尺許枝柯扶踈愷以示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崇曰不足多恨命左右悉取珊瑚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愷恍然自失

水碓三千

石崇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水碓三千餘區他珍寶貨賄皆稱是

玉鳳金龍

晉元保奢侈嘗云石崇庶姓猶能畫卯雕薪元保窻去以玉鳳銜鈴金龍吐旆洛陽伽藍記

勝妾數千

陶侃勝妾數千家僮數千珍奇寶玩富於天府

日食萬錢 見食物門

象檀造床

梁魚容性侈靡車馬服玩皆窮一時之麗嘗以象齒檀沉造一眠床四面週匝皆用銀鏤金花寶紐四脚別以金蓮花捧琥珀龜背負床脚也 六逸清談

杯羹三萬

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雜珠玉貝黃朱砂煎汁為之過三煎即棄其滓 括異志

胡椒八百斛 見貧濁門

肉陣遮風

楊國忠冬月選婢妾肥大者列行於前令遮風謂之肉陣同上

器皿極奢

安祿山起第既成其帷帶器皿克剽其中有帖曰檀床二皆丈
濶六尺銀平脫屏風帳一方一丈八尺於厨廐之物皆飾以金
銀金飯甕二銀陶盆二皆受五斗織金絲筐及笊籬各一他物
稱是玄宗紀

金銀疊屋

唐王元寶以金銀疊為屋以銅線穿錢繫花徑中貫泥雨不滲
時名爲官屋開元遺事

古今文集

雜著

化民有道對

東方朔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
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時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
四海。身衣弋絛足履革鳥以青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縕
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
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
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繡。刻官人簪瑋。瑁垂
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蔽珍恠。撞萬石之鍾。擊雷霆之鼓。
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
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
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

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紙破銘 見衾枕門

司馬君實

訓儉文

同前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來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故服垢敝以矯俗于各但順吾性而已眾人皆以奢靡為勞吾心獨以素儉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為病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而儉相詬病嘻異哉近世風俗尤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隕

緣履書記天聖中先公為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巾果止於梨栗棗柿有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動物薄而情厚近自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有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蒲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厨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敝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為相治居第于封丘門內廳事僅客旋馬或言其太隘公歎曰第當傳于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大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為諫官真宗遣急召之得於酒家既入問其來以實對上曰卿為清望官奈何飲于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醬血果有故就酒家之

觴上以其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為相自奉養如為河陽堂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且小從眾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衣錦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果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既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嗚呼太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慾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慾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德之共也奢則多慾君子多慾則貪慕富貴枉道迷禍小人多慾則多求妄取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

卿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饘粥以餬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桓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為忠管仲饜魯朱弦山梁藻梲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鮑知其及禍及臧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王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失人莫之非子習其家風今多窮其餘以儉立名以後自敗者多矣不可徧舉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所知前輩之風俗云

儉德帖

朱文公晚年親書一帖戒其子云年來衰病多因飲食過度以致近覺肉多為害尤甚自丁巳正且以往早晚飯各不得過一

肉如有肉羹不得更設肉飭如是菜羹熟水下飯即肉飭不得
用大樸只用菜樸大小一般晚食尤須減少不肉更佳一則寬
胃養氣一則節用省財庶幾全在盡年儉德避難之乃一禁等
如有愛親之心切宜深體此意

律詩

書懷

白居易

吉凶禍福有來由俱欲深知不欲憂只見火光燒澗屋未聞風
浪覆虛舟名惟公器無多取利是身災合少求唯異匏瓜難不
食大都只足便恒休
雜著係奢侈

戒奢侈係奢侈

柳玘

王相國淮方居相位掌利權竇氏女歸請白王工貨一釵奇巧
須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我一月俸金爾豈於女惜但一釵
七十萬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女子不復敢言數月女自婚姻
會歸告王曰前時釵為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歎曰馮
為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其可久乎馮為賈相餽門人最密
賈有蒼頭頗張威福馮召而勗之未浹旬馮晨謁賈有二青衣
捧地黃酒飲之食頃而終賈為出涕竟不知其由又明年王賈
皆遭禍噫王以珍奇貨為物之妖信知言矣而徒知物之妖而
不知恩權赫勢之妖甚於物耶馮以卑位貪寶貨已不能正其
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憾獲害門客
於墻廡之間而不知歎終始富貴其可得乎此雖一事作戒數

端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八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九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梓

性行部

愚拙

羣書要語下愚不移語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同上

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漢書愚而好自用禮哲人之愚詩拙巧詐

不知拙誠傅子

詩句敢論才見忌實有醉如愚杜應向柳州柳聊使愚溪愚坡

拙用拙存吾道杜本欲將勤補誰知弄巧成杜謀身拙為安蛇

事類彙編

卷之十八

二十一

德壽堂

足韓渥

古今事實

回如愚方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柴也愚

子曰柴也愚參也魯

邦無道則愚

子曰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愚公移山

北山愚公年九十欲平太行王屋二山或笑之愚公曰我死有

德壽堂梓

子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操蛇之神聞之惧其不已告之於帝帝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列子

晁錯愚

楊子或問晁錯曰愚

屠龍無用以下係拙

宋涿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產以學屠龍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莊子

拙於用大

莊子曰夫子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藥者世以泝泝絀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為泝泝絀不

過數金今一朝為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
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
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

畫蛇添足

昭陽為楚伐魏移師攻齊陳軫與齊王使見昭陽曰有祠者賜
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謂
畫地為蛇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
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蛇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
子安能為遂飲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令公攻魏破軍殺將又
移師攻齊戰勝不知止猶為蛇足也昭陽乃解軍而去歸

拙於用多

潘安仁閑居賦序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
書之題於巧宦之具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也昔和長輿之論
糸也固曰拙於用多稱多者吾豈敢言拙則信而有證方今俊
又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

拙於用長

周弘叔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世說

古今文集

雜著

愚溪詩序

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
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十九

三

愚溪詩序

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一二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抵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膚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真愚今余遭有道而

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盍萬類清瑩透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能不谷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泯然而不遺昏然而同歸超鴻濛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于溪石上

愚齋記

唐子西

元符三年洛陽蘇公通守南隆治書室於廳事之東偏名之曰愚而屬某爲之記某言於公曰愚有等級公將安處也有顏子之愚有高柴之愚有甯武子之愚揚子以是錯爲愚柳子厚自以爲愚顏子之愚老子所謂盛德者也高柴之愚中庸所謂不

及者也。審武子之愚，則詩所謂亦維斯矣者也。是錯之愚，則語所謂古之直者也。若夫柳子厚之愚，則事載方冊，有不可誣者。文章學術為百代所宗，自唐以來論當世大儒，則必稱韓柳而自以為愚可乎。然正元之黨雖婦人女子皆知其必敗，而柳子獨不悟也。謂之不愚可乎。是數子者，其愚固有等級。公將安處也。以為高柴之愚，則才非不及於道，以為審武子之愚，則生非不逢於時，以為是錯之愚，則無吳楚之變，以為柳子厚之愚，則無任文之事。某將處公以顏子之愚，則公豈有意乎。公生平聚書萬卷，手不停披，既已自得於心矣，推其緒餘以教諸子，皆卓然有立，其長子太壽以文學知名于時，而公猶以愚自處。此真有意於所謂盛德者歟。傳曰：顏頤之人亦顏之徒，公何難焉。請

以是為記

拙賦 以下係拙

周茂叔

或謂予曰：人謂子拙，予曰：巧竊所耻也。且患世多巧也。喜而賦之。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撤，上安下順，風清弊絕。

拙軒頌

黃魯直

覓巧了不可得，拙從何來。打破砂盆，一問狂子，因此眼開。弄巧成拙，為蛇畫足。何况頭上安頭，屋下架屋。畢竟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養拙堂記

洪景廬

人必有所養，以直養氣，以象養止，以知養恬，以寡慾養心，以靜

養生以義方。養子以善。養民以學。養士以法。制養兵以節。養財
養木於山。養禾於田。養牛羊於牢。養鷄於埭。養魚於淵。養龍於
江海。養萬物於天地。繇書契以還。亘古往今來之歸理。具是矣。
一失所以養。則位養。祿養。勢養。交。款。侮。養。高。酒。食。養。口。體。養。姦。以
誇。養。盜。以。竊。養。虎。以。貽。害。養。毒。以。蠹。養。鼠。以。齧。養。蠱。以。蕃。
養。癩。疽。以。戕。身。觀。其。所。養。孰。得。孰。失。蓋。無。待。於。龜。卜。而。燭。烙。
獨。未。聞。以。拙。自。養。者。也。今。朱。君。先。覺。以。養。拙。名。堂。吾。誠。不。知。其
論。拙。於。用。大。乎。拙。於。作。偽。乎。拙。於。政。乎。拙。於。巧。乎。拙。於。謀。已。乎。
拙。於。宜。乎。不。龜。手。之。藥。不。免。於。泝。澣。紕。夫。固。有。所。不。用。也。與。人
無。戰。級。安。事。偽。奉。職。非。追。科。固。不。落。道。州。之。下。考。浮。湛。里。閭。間。
望。望。若。營。四。海。妻。子。滿。室。竈。突。或。過。中。不。煙。居。官。得。餐。錢。漫。不

作。明。日。計。巧。而。謀。者。若。是。乎。春。秋。五。十。六。隨。襦。衣。冠。秩。祿。未。取。
八。品。擢。財。從。事。外。臺。居。之。泊。如。稱。意。自。得。豈。所。謂。優。游。以。養。拙。
亦。頗。有。槩。於。潘。安。仁。者。乎。杜。子。美。之。詩。乎。度。堂。匪。華。麤。養。拙。異。
考。槃。先。覺。益。出。諸。此。既。又。作。詩。五。百。二。十。言。道。所。以。賦。名。口。之。意。
予。不。暇。續。也。故。極。引。其。義。而。暢。之。先。覺。其。勉。旃。毋。輕。用。拙。
古詩

詠拙

白居易

所。真。有。巧。拙。不。可。改。者。性。所。賦。有。厚。薄。不。可。移。者。命。我。性。拙。且
蠢。我。命。薄。且。屯。問。我。何。以。知。所。知。良。有。因。亦。呼。學。兩。足。學。人。踏。
紅。塵。從。茲。知。性。拙。不。解。轉。如。輪。亦。曾。奮。六。副。曼。飛。到。青。雲。從。茲。
知。命。薄。推。落。不。遑。巡。慕。貴。而。厭。賤。樂。富。而。惡。貧。同。出。天。地。間。我

豈異於人性命苟如此反則成苦辛以此自安分雖窮每欣欣
喜不為我慮編蓬為我門縫布作袍被種穀充盤飧靜讀古人
書閉鈎清渭濱優哉復游哉聊以充吾身

女效邪

諛佞

阿附

羣書要語崇信女效回泰誓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究
我乃劓殄滅之盤庚去其淫忌與其奇袤之民天官阿附有鳥
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風則葭折而巢壞所託者弱也稷蜂
不攻社鼠不燻其所託者然也莊子諛佞非愚則諛賈策阿諛
順旨要領絕嚴光書友善宗友便佞損矣詩諸公貴人既志得
皆樂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見輟戒門以絕韓文王君

獨狂百恠起冠裾檢回應曾孟德黠老孤姦言嗾鴻豫坡

人間所謂好男子我見婦女留鬚眉奴顏婢膝真乞丐反以正
直為狂癡世萬事稱好司馬公山谷

古今事實

順旨進讒

周堪張猛為恭顯等所譖元帝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
能幸稱舉堪上欲以為助乃問興曰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卿何
耶興者傾巧士也譖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
州里亦不可也上由是疑之

誤天下蒼生

王衍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且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

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不覺姦邪

唐德宗從容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清忠強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

防其問病 見疾病門

內實狡黠

以范陽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御史大夫祿山體貌充肥腹垂過際嘗自稱重三百斤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詖諧上益信愛之也

教蠱君心

佐士良請老中人與送還第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

乎天子不可令閉眼閉眼必觀書見儒臣減玩好省游幸去屬恩且薄而權輕矣莫若殖貨財盛鷹馬日以垂獵聲色蠱其心使不得息則萬機在我云 衆再拜

論事爽約

趙憬之入相陸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以贄所發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為計帝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已而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帝怒形于色憬默然無一言贄罷為太子賓客

為高麗舞

楊再思為宰相阿合取容兄同休請公卿宴其寺酒酣戲曰公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剪髮綴巾上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動合

節浦座鄙笑。昌示以姿貌。備再思。每日人言六郎似蓮花。非也。正蓮花似六郎耳。其巧諛無耻類如此。

詞頭醜詆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當制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曾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覺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所益也。遂囑勉為之。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他日當自知也。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公當國。子京為翰林。憂宋之才雅。欲且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啓晏召京。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余醒猶在。觀者亦

駭歎。蓋此事由來久矣。何足較耶。許亦慨然而去。東軒筆錄

言荆公奸

嘉祐初。王介甫名始盛。嘗受頌。一時歐陽修亦善之。勸蘇明允與之遊。而介甫亦願交於明允。明允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明允獨不往。作辨奸一篇以譏之。

言荆公奸

呂獻可中丞於熙寧初。荆公拜參知政事。日九言其奸。每指荆公曰。亂天下者必此人也。又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温公初不以為然。至荆公虐民亂政。公悵然曰。呂獻可之先見。余不及也。然明允先生其知荆公又在獻可之前十餘年矣。豈温公

不見辨好也聞見錄

舐痔見疾病門以下係阿附

問病獨留見疾病門

阿附為累

竇憲既平匈奴威名太盛以耿種任尚等為瓜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傳毅之徒皆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憲敗固死獄中

正直所羞

馬融初應大將軍鄧騭辟乃上廣成頌忤鄧氏後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於勢家遂為梁冀草奉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頌為正直所羞時吳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

誅卿何面自見天下之人乎

出五侯家

樓護字君卿為京兆史王氏五侯兄弟爭名護盡入其門咸得驩心

能駕馭卿

胥士浮虛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子嬰壘平生無一事然桓温謂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温平生輕放浩豈安許人者哉乃知子嬰壘若遇當作謝安安不遇不過如子嬰壘

郭尖

後魏郭景尚遷太尉從事中郎善事權貴時呼為郭尖

海市蜃樓

張昌儀兄弟恃易之昌宗之寵請託如市甲第奢侈李湛曰此海市蜃樓比耳豈長久計耶未幾禍及隋唐遺事

冰山

楊國忠權傾天下進士張彖者力學有大志或勸謂國忠以速榮顯彖曰爾輩謂楊公之勢可倚如泰山耶吾所見乃冰山耳皎日大明誤入必耳後果如其言

向火乞兒

張九齡見朝士趨附陽國忠以求官語人曰此曹皆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當凍裂肌膚暴骨溝中矣天寶遺事

因巫得相

趙彦昭本以權倖進中宗時有巫趙拔鬼道出入禁掖彦昭以姑事之常衣婦服乘車與妻皆謁其得宰相巫力也為奉溺器

宋之間傳張易之等寵甚之間與閻朝隱沈佺期劉允濟傾心媚附易之所賦詩篇盡之間朝隱所為至為易之奉溺器簾外教婢

宋之懸為連州參軍刺史聞其善歌使教婢日執笏在簾外唱吟自如不欲冷語

孟蜀時潘在廷以財結權要或戒之乃曰非是求援不欲其以冷語冰入耳外史構机

一綱打盡

蘇舜欽監秦院因十月賽神會館中同列御史劉元瑜彈擊下獄坐監王自盜削籍同會者皆坐斥劉謂時宰賈昌朝曰為相公下綱打盡張師正

古佞人以下係諛佞

裴廉惡來董等紂時佞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東方朔

傳雷開佞人阿順於紂乃賜之金玉而封之楚詞注

望塵雅拜見迎送門

蒲座皆悅

王道為相只周旋人過一生嘗有坐客二十許人逐一稱讚獨不及一胡僧并一台州臨海人二人皆不悅導徐顧臨海人曰

且公之來臨海不復有入矣又謂胡僧曰蘭香蘭香乃胡語之褒譽者也於是二人亦悅也朱子語錄

每言輒佳

司馬徽字德操括囊畏謹有以入物問者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之曰人質疑問君一皆言佳豈必君之意乎徽曰如君言亦復佳世說

哭貴妃悲見國哀門

果為佞人

唐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模稜兩端

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味道前後在位數歲作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模稜持兩端可矣時謂之蘇模稜

代犧禱疾

武后有疾詔遍祭神廟以求福消災閭朝隱請少室山時為給事中因親撰祝文以身代犧沐浴伏於俎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會后疾愈特加賞賚左司郎中張元一畫代犧圖以進后大笑雖厚賜然亦鄙其為人易齋笑林

善伎

大曆中荆州有馮希樂者善伎見人家鼠穴亦伎嘗到長林謁縣令崔寔語云仁風所感猛獸出境昨初入縣界見虎狼相尾西去有頃村吏來報昨夜大虫食人令戲詰之馮遠曰是必

掠食便過

為時相放生

光祿卿鞏申伎而好進老為省判趨附不已王荆公為相每遇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為壽皂吏走卒皆籠雀鴿就宅放之謂之放生申不開詩什於是以大籠貯雀鴿詣客次搢笏開籠每一鴿一雀叩齒祝之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寨之主妻病而盧侯割股以獻者天下駭笑之曰或對曰盧侯為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東軒筆錄

為宰相拂鬚見鬚門

妄認舅甥

故相魏仁浦在中書陶僕射殺自言出於魏氏遂拜仁浦為舅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十九
每見仁浦望塵輒拜其便佞如此

願相公遠佞

王荆公初為叅政因讀晏元獻小詞曰為宰相而作小詞可乎
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為耳其事業豈止如是呂吉甫為館
職亦在坐曰為政必先放鄭聲況自為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
聲不若遠佞人呂自是與平甫相失東軒筆錄荆公與呂惠卿
論新法平甫吹笛於內荆公遣人喻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即
應聲曰願公遠佞人惠卿深銜之聞見錄

古今文集

雜著

辨奸

王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
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
觀之王衍之為人也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使晉
無惠帝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
不學無文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
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入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
收拾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語言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
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
禍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潮此人之至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
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惟其情也哉凡事
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太姦隱以益世之名而濟未形之惡雖

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當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持一子之比也

運命論

李蕭遠

凡希世苟合之士遽際戚施之人俯仰尊貴之顏透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鬪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潔其衣服矜其車馬肩其貨賄淫其聲色脉脉然自以為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推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鑄鏃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王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躓於前而

不知石顯之絞縊於後也

丐論

元結

天寶戊子中元子遊長安與丐者為友或曰君友丐者不太下乎對曰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為友里無君子則與松柏為友座無君子則與琴酒為友出遊於國君子則友之丐者今之君子吾恐不得與之友也丐者丐論子能聽乎吾既與丐者相友論求罷丐友相喻曰子羞吾為丐耶丐宗屬於人丐嫁娶於人丐名位於人丐顏色於人甚者則丐權家奴齒以受邪佞丐權家婢類以容媚惑有自富丐貧自貴丐賤於刑丐命命不可得就死丐時就時丐息至死丐金形而終有不可丐者更有甚者丐家僕於僕園丐性命於臣妾丐宗廟而不敢丐妻子而不

辭有如此者不為羞哉吾所以巧人之棄衣巧人之棄食提甕
荷杖在於路傍且欲與天下之人為同類耳不然則無顏容行
於人間夫巧衣食貧也以貧乞巧心不慙跡與人同示無異也
此君子之道君子不欲全道耶幸不在山林亦宜具甕杖隨我
作巧者之狀貌學巧者之言辭與巧者之相逢使巧者之無耻
庶幾時世始能相容吾子無驕然取不容也於戲巧者言語如
斯可為編為巧論以補時規

詩話

詩刺姦邪

熙寧初有入自常調上書迎宰相意遂承御史蘇長公戲之曰
有甚意頭求富貴沒此巴鼻便姦邪某公用事排左端士矯

飾偽行范蜀公詠假山詩倏忽平為險分明假奪真後山詩語

詩刺阿附

是以道後來亦附梁師成有一人以詩朝之曰早起朱張飲隨
賡琴子詩此回休咽強凡事且從登朱語錄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九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十九

十六卷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505990